

張作霖興亡記 (一)

季慶雲

張作霖(一八七五—一九二八)字雨亭，出身行伍，清末當到統制，入民國任師長，奉天督軍兼省長，又兼東三省巡閱使，張勳撤薄儀復辟，張作霖助段祺瑞平

亂，授鎮威將軍。兩次與直系將領吳佩孚交戰，先敗後勝，民國十五年冬自稱安國軍總司令，入駐北京，自為大元帥，掌握北方政權。



民國十五年擊敗吳佩孚後入駐北京自稱安國軍大元帥的張作霖。

民國十七年被國民革命軍擊敗，自北京出山海關逃回東北，在皇姑屯車站被炸重傷不治逝世。

東北歷史地

理形勢

中國東北九省，背山面海，中部平原，河流交錯，土壤肥沃。松花江以北各省屬於大陸氣候，多季裏長天凍雪，大地寒

霜，氣候酷冷；松南地區，是海洋氣候，多不嚴寒，夏不酷暑，雨量豐沛，農業豐饒。

蜿蜒如巨蟒般的長白山，北起松江省的牡丹江岸，南止於安東的鴨綠江邊，長達千餘華里，奇峯突出，怪石嵯峨，到處都是懸崖峭壁，山中有原始的大森林，遮天蔽日，故有「密集」「樹海」的別名，一般人把它簡稱為「白山」。

至於「黑水」，即指最北部的黑龍江而言，源溯流長數百里，洶浪滔天，水色如墨，那是僅次於長江黃河的大河流。這塊大平原，古稱遼東，又稱滿洲，曾是駿馬的出產地，也是一族勇敢善鬥的游牧武士滿洲旗人的教練場，他們在公元一六四四年衝入關內，統治了中夏。

他們為了戰爭，曾充分利用這一草原，在關內變得富足了，也因腐敗而怠於精進，對於所認為「發祥地」的一片廣大土地，漠不注意，及到注意時，東北地方已成了兩大強鄰的角逐場所，一個是俄國，一個是日本，種下了六十年來之國難禍根。

在十九世紀中葉，俄國不論政治上或軍事上對於遠東的野心，表現得非常積極，瓊瑯條約

訂立後，勢力漸漸向太平洋濱海地區前進，這在維新後的日本，認為是正面的威脅，當日本侵略朝鮮時，俄國便在幕後支持韓王，並教導其訓練士兵。

甲午之戰，清廷誤認俄為可靠的盟友，輕率宣戰，事實上，並未獲得俄方的援助。日本方面，則認為從朝鮮逐出中國的勢力，便是對俄國的間接打擊，馬關條約，日本迫我割讓遼東半島，李鴻章想「以夷制夷」，遂有「三國干涉遼東」，而俄國附有條件，訂為密約，遼東之後，要東北鐵路建築權讓俄，俾西伯利亞鐵路可以直達東方海口，並將旅順、大連兩軍港佔有。

十年之後，光緒三十一年乙巳，日本懷抱侵滿野心，且報干涉遼東之恨，日俄兩國乃引發了戰爭，而將中國東北做了他們的戰場。俄國被日軍打敗之後，橫濱茅斯之約，竟瓜分了中國東北；長春以南的日南滿鐵路，與長春以北的俄國中東鐵路，像兩股鐵叉，插着這肥沃的東北，旅順大連降了日本，俄國也攫取了海參崴，交通港口，各自霸佔，口頭上却喊着「維護和平，保持東亞全局」，這兩個國家，真正是禍亂中國的根源。

騙馬行業與紅鬍子

自清末到民國十六年以前這二十年中，張作霖崛起草莽，不但雄居關外，而且與北洋軍閥逐鹿中原，居然開府北平，稱起安國軍大元帥，也算「一世之雄」，不是皇姑屯一顆炸彈，結束了老命，歷史不知如何寫法，這人確也值得再次

一提。

在軍閥混戰史中，張作霖固然是一個要角，即在中國現代史中，他也還是一個重要人物。衡以「好漢不怕出身低」的俗語，張作霖本是遼寧省黑山縣劉二堡鄉的一個貧苦子弟，自幼沒有讀過多少書，而學成了騙馬手技，騙馬是割剗馬的學丸，也算獸醫一門。他生有異相，矮小身材，綽號「張小個子」，眉清目秀，鼻直口方，雙目炯炯有光，賦性剛強，遇事敢作敢為，這是他異於常人之處。在他未闖入綠林之前，只是以靠這獸醫技術為生。

東北人稱綠林人物為「紅鬍子」，說來話長，滿族君臨中夏之後，在東北設盛京、吉林、黑龍江三個將軍統治，概以滿人任之，一向視為禁區，原不許外省人移民東北。其後，冀、魯、晉、豫為了旱澇天災，民不聊生，餓殍遍野，那些年輕力壯沒有餓死的，為飢寒所迫，也顧不了禁不禁令，拖妻帶子，冒着生命危險，分別由長城的缺口，逃入東北地區去墾荒，因為地區遼闊，除城市駐有滿兵外，鄉村既無警察設置，更無國防邊卡，鞭長莫及，將軍們也只好睜一眼閉一眼，禁令也成了官樣文章。

再者，原在東北的滿人，多少年來，紛紛跑進關內謀求做官，他們所持有的一些田地，大部分正好偏用這批逃荒的人們去開墾，去耕種。因此，移向關外者，也日多一日。這些農人，本都保持燕趙遺風，好勇善鬥，對那恃威虐民的貪官污吏，以及為虎作倀，魚肉良善的差役吏胥，土豪惡霸，恨之入骨，每每展開除暴去惡的搏鬥。

為了他們在東北已是落地生根，身家財產要保全，親友家族也得關顧，在展開行動之際，怕給官兵認清本來面目，因此多在月黑風高之夜，把臉上塗上各種顏色，再掛上染了紅色的馬尾鬃，做成帶有紅色鬍鬚，殺人放火之後，回到家裏，便把假鬍子除掉，洗去花面，又裝作善良農民；漸漸積習成風，而打家劫會的真正盜匪，因而也就隨着摹仿起來，再進一步，聚夥成幫，各佔山頭。說也奇怪，一當了紅鬍子，地方官兵也盡可能的不找麻煩，東北有句俗語：「軟的怕硬的，硬的怕不要命的」，大概官兵就為了他們不要命，所以不敢明目張胆去惹他們。

紅鬍子也有共同遵守的規則，最主要的是：「替天行道，殺賊官，滅土豪，施救孝子賢孫，保護貞節烈婦，搶富不搶貧，不規單身客，不曉孤兒寡婦房，不姦淫婦女，不騷擾寺廟學堂（當年稱為學堂），不破壞義倉善社。……」普通在關帝廟裏，焚香設誓，由當首領的人來宣讀，大家嗷然答應，以後終身服從，如有違犯者，共同殺戮，嚴予懲治。

以上是紅鬍子出現的起源，以後，即不化裝，人家也都以紅鬍子相稱，張小個子之投身鬍子幫，據說是為了殺滅土豪劣紳而起。

張小個子打抱不平

劉二堡有個叫徐二歪的保長，是鄉裏惡霸之一，平素結交官府，仗勢欺人，性好漁色，家裏已有了四個妻妾，又看上村內李家的十八歲大姑娘。這李家只有母女二人，女兒叫李三，父親

在天津開了一家小店，留下妻女在家照看田地，也算是小康之家，女兒在十六歲那年已許配給遼陽縣城裏一位張姓教員。李老太太因此拒絕了徐保長派來的媒人說媒，徐保長於是羞惱成怒，揚言要硬搶，否則，定要置母女二人於死地。

李家母女聽到這項傳言，女流家急得痛哭流涕，無計可施，只有自殺一途才能免受侮辱。這事給張小個子聽到，急忙前去李家勸慰，並願拔刀相助。張小個子本來一向富有正義感，二來三年前貧窮潦倒時，李家老頭兒恰好在鄉，平常看到張小個子騙馬技術不錯，曾給他五十塊銀圓，叫他改行另作些小本生意，並說明等到賺到錢時再還，也不要他的利息。張小個子看到李老頭如此慷慨好義，真是感銘肺腑，如今李老頭未回家，母女遭此飛來橫禍，張小個子，不顧一切，願挺身出來保護李家母女的安全，也是感恩圖報的表現。

但他對徐保長的勢力也相当清楚，於是一面勸李家母女趕快離鄉去營口轉往天津，一面糾合了與他交情最深的幾個年輕好友，準備打鬥一番。過了幾天，徐保長見李家用口話嚇不動，便實行強搶，派了一名走狗，押着花轎到李家去搶親，在星月暗淡中去敲李家大門。門開了，閃出幾名精壯漢子，其中一個叫湯大虎的，身高力大，上前劈胸拍拍把花轎踏個粉碎，一場惡鬥便展開了。張小個子一把騎馬快刀，把那保長派來的狗腿子刺死了兩個，其餘的狼狽而逃，向他們的主子報告去了。張小個子一見出了人命，事件鬧大了，便乘夜色茫茫，也急忙躲避藏起來。

徐保長徐二歪聞報，氣得咆哮如雷，聽了左右之計，叫村丁把張湯等家的家小，全部拘來押在鄉公所中，逼迫他們趕快寫信叫張湯等急速返鄉投案，如能將李家姑娘送回，此事便可在鄉內完結，不予追究。

徐保長自詡是縛虎擒羊的妙計，同時更想李家老頭可能在天津捎回些銀子作賄賂。而張湯等八個人，雖救了李家母女，自己的家族却被扣押，逃亡在外，生活立即感到無着，幾個人一商議，湯大虎吼了起來，口沫橫飛的罵道：「他媽抬個巴子，（東北罵人習慣口頭語）一不作，二不休，殺人不死妄為仇，把姓徐的也幹掉吧，這年頭好人是作不得的！我們幾個人，把家裏被押的人統統救出來，就投到黑山縣半拉門張大哥張景惠那裏去拉桿。」

張小個子一行人，覺得此話有理，除此之外，別無辦法保住家族，再拖延又怕徐二歪另起歹心，將家裏人往縣裏一送，那更棘手難以應付了。隨即同意了湯大虎的建議，同時，派人到半拉門那裏去說明一切，願參加他們一夥的「柳子」。原來「拉桿」云者，就是去當驕子，「柳子」即是驕子幫的別稱。

日俄戰爭與忠義軍

半拉門是遼寧省黑山轄境，位於遼西醫巫閭山邊緣，附近是一片葦塘地帶，有個做豆腐的張景惠，一個大字不識，從十八歲起，就學會做豆腐這一行，為人却也渾厚，也敢作敢為，好結交朋友，人緣頗好，鄉裏有事，他都出頭參加調處

，故而又有和事佬之稱。不兩年，由大家聯合二兩有餘三兩不到的黃金，開設起一戶豆腐坊。

張景惠這個人有個好處，只要有求於他，無論人力錢力都能盡力而為，因此這戶豆腐坊，又成了綠林人物的通逃窩。幾年後，張景惠的勢力，南至山海關，北達通遼縣，東到新民屯，西抵大朝陽，在這一塊地區上，真是炙手可熱，張景惠儼然成了一個坐地分贓的土皇帝。

張小個子、湯大虎一班弟兄，潛回劉二堡，深夜裏把徐保長一家二十四口全部殺死，救出各個家口，臨走放了一把火，把徐保長家美侖美奐的住宅，變成一片瓦礫，晝伏夜行逃到半拉門，張景惠把他們全部收留，將他們的家口安頓好住處，日常生活，完全由他的豆腐坊供給。

這幾個人加入了「柳子」之後，真是如虎添翼，推張景惠為大哥，在關東道上，專搶為富不仁的傢伙，對來往商賈，善良行旅，還暗中「保護」。遇到貧困的，反給錢周濟；八個人在關帝廟磕頭盟過誓，大家一條心，被稱為「西八義」。

這幾個有名的人物是杜立三、馮麟閣、吳俊陞、張景惠、湯玉麟、張作霖、張作霖。作霖行八，除了小名「小個子」外，還有「老疙瘩」、「老么」之稱。湯大虎即湯玉麟，行六，張景惠行五，故後來取了鼓五為字，其實，徒侶也還有好幾百人。

甲午中日戰後，清軍潰退，遺留民間槍械很多，輾轉都到了這批人手裏。庚子俄寇，侵入東北，恣淫搶掠，無所不為，民衆自衛衛鄉，他們

組織「忠義軍」，和俄寇週旋，乘隙蹈瑕，予以襲擊，甲辰日俄開戰，東北治安，給破壞無遺，土匪蠢起，民衆出丁鬻糶，成立保衛團，請張等來主持，這批人，雖是綠林道上，但盜而有道，所以請來「保衛」。在日俄開戰之先，日本軍部和黑龍會就派了許多特務人員，深入保衛團和土匪之中，拉攏聯絡，利用東北民衆痛恨俄寇心理，以「共同打俄國」爲口號號召。

到日軍在遼南登陸，遼陽首山會戰，俄軍大敗，於是東北保衛團和土匪一時併起，在俄寇後路和周圍，展開了游擊戰。這一舉動，對於以後瀋陽日俄兩軍會戰，四平街戰役，日勝俄敗頗有重大影響。

日方受到他們協助，也頗爲表示好感，乃以賤價將槍械相售，並繼續和他們聯絡，這一作用也是有野心的日本人拿這項買賣來做他如意算盤，那就是希望藉此培植出一大批親日派，俾作未來牽制俄國的張本。張等這一部分人所得日方接濟不在少數，因而益形坐大，儼然形成了東北統治者的一顆毒瘤。

趙爾巽收編兄弟們

在當時，這一股的實力最爲強大，紀律也不壞，人槍已增至二千五百人，編成二個小股，每股有一個首領，在行話裏稱之爲當家的；張景惠是大當家的，張作霖是二當家的，馮玉麟爲「砲頭」（打衝鋒），馮麟閣因爲是個秀才，乃充任管理「片子房」當家的。

在遼西四十三縣內，不捨不劫，對老百姓盡

量保護，或幹「保險」，或幫助防範土匪侵襲，或成了地方上一種特殊武裝勢力。官方要想剷清他們，絕無可能，一是他們的武器精良，地方團隊當者披靡，正規軍隊也怕他們勇悍善戰，加之地形又熟，出沒無常，只有聽任他們存在下去，但也不是好辦法，這種官不官匪不匪的勢力，究不能容忍他們存在。東北總督兼盛京將軍趙爾巽，爲了這事傷透了腦筋。

日俄在東北地區擴充勢力，西方列強又互唱瓜分中國，外侮日亟之中，革命黨又此起彼繼，到處起義，清廷感到國勢岌岌，下令擴編國防軍，增強國力，並普遍招編各地綠林好漢。

趙爾巽奉旨，分行各州縣，凡是轄境內所有大小幫綠林鬍匪，以至草澤英雄，只要不是犯有十惡不赦，不是政府通緝叛徒，肯棄暗投明者，一概不咎既往，收編爲正規軍隊，效力國家。

自然特別注意到張景惠、張作霖這一部分人馬，因爲他們實力充足，武器齊備，而且還不擾害地方，所以又特別指令錦州知府，着意妥善予以處理收編。

錦州知府曾韜，字子鞏，是進士出身，也是清末東省的一位能幹官員，奉到督署命令，會同督署派來的營務處張金坡（錫鑾），決定派自己的兩名親信幕僚，先到半拉門試探一番，兩乘大轎，向半拉門行進。

涼秋九月，塞外寒衰，天高日晶，萬里無雲，一個晴空似洗的午間，這兩位師爺剛到大虎山，張作霖、馮麟閣趕出迎接，護進大寨，立時大擺筵宴招待，並分別介紹各頭領參見，一面趕造

花名冊武器簿，準備跟二位師爺到錦州接洽。

據一般傳說，張景惠、張作霖乃是互相頂名的，那騙馬的張小個子原叫景惠，而開豆腐店的張絳五是張作霖。就在這回裏，因爲要上新民府去見曾知府，吉以莫卜，而曾知府紳號曾屠戶，過去見過降衆，因此，豆腐店當家不敢前往，而張小個子自告奮勇，頂名赴洽，此舉被視爲赴湯蹈火，「大義參天」，準備事成，則大家共同彈冠相慶，拔義連箭；否則，倘被誑誘，「卡擦」一聲，便起兵爲小個子報仇。

小個子由遼西起身前夕，七位弟兄聚飲，並且痛哭一番。不意竟然被順利收編了，於是兩人互換的名字，就這樣叫定了。不論是否屬實或係以訛傳訛，但這回招撫對象，應屬於馮麟閣與張作霖二股是實。

東北鬍子因地域而分有派系，作風亦多不同，大致分爲：一、南滿派；二、黑龍江派；三、西伯利亞派。其中以黑龍江派最爲野蠻，數十爲羣，皆係小股，人不問貧富，先將被劫之人，痛打一頓，或吊在密林裏，去餵蚊蟲。西伯利亞派，多出身礦工，該地毗接俄國，故多能通俄語，後有張宗昌屬之。至於南滿派，手下多屬大股，紀律甚嚴，儼如正規軍隊，專劫富戶，不劫貧人，對被劫之旅客，必留下其必需的旅費用項，與行李衣物。且鬍子首領，必須稍有資產，能獨資購入槍枝數十或數百之能力，方有資格充任。張作霖等諸人即屬此派。

以前曾知府所殺的降匪則是黑龍江西伯利亞兩派。張部是南滿派的魁傑，張景惠宛如水滸裏

的晁蓋，高拱而已。馮麟閣威權熾赫，酷似玉麒麟盧俊義，張作霖城府較深，和衆家弟兄頗能號召，像呼保義宋公明。因而張金坡和曾子榮專注意於馮張二人。

受命剿匪立功升遷

張作霖到了錦州，向曾張叩見，備索溫慰，招撫之事，進行得極爲順利。見過趙督之後，隨着張金坡回到半拉門，接受點編，張景惠誠惶誠恐，自稱草莽罪人，馮麟閣雖是有秀才底子，說話時儘管肚子裏有一套，但爲官威所懾，也不敢多開口，惟有張作霖態度謙遜誠懇，對答如流，言道是「本人和衆家弟兄全都是善良百姓，因受地方惡霸欺壓，被迫無奈，銘感不忘，東省地大物博，日俄兩國竊伺在側，今後能够獻身國家，如有成就，都是大人恩賜。」

張金坡在當年也算是個明白軍僚，被感動得頻頻點頭稱嘆。經過一番談話之後，再看他們的隊伍，一排一排站得非常整齊，個個人雄馬壯，精神奕奕，一聲口令，全體舉槍敬禮，動作敏捷迅速，簡直和正規軍隊相同，只是沒有制服領章符號而已，張金坡看得益發高興。

回去覆命之後，在趙爾巽面前，說他們英勇忠誠，允宜破格收編，對張作霖、馮麟閣兩人說是「才堪馭衆」。趙總督聽了他的話，便將張、馮二人調到盛京，盛陳儀衛，叫他們報門而入，親自問了一次話。

從前做大官的，對麻衣相法，都多少懂得點

皮毛，趙對這兩人氣宇軒昂，能背虎腰，也有着實喜歡。但衙門總得有一套手續，要有担保切結，南澳鎮總兵段有恆，見上頭這樣高興，便挺身而出，願爲作保。

在點編時，有張總辦和段總兵二人在關照，招撫一幕，甚爲順利，各任千總，張景惠却做了把總，湯大虎們也各任哨長哨官；只有杜立三一人，野性不馴，爲了爭奪人數，在收編之初，即犯了軍律，張作霖親手把他擊斃，也是殺一儆百的表現，上頭見了，更推許張作霖的紀律森嚴。

趙爾巽收撫了張馮之後，以毒攻毒的手法，派他們出剿多處散匪，不久，即因立功授予騎兵營管帶，等於新軍的營長。張作霖尤能善於小心巴結，和防區民衆，打成一片，地方治安，真能做到路不拾遺。兩年之後，趙調任川督，滿清鑒於俄日勢力的侵入可虞，革除將軍制度，設東三省總督，下設奉天、吉林、黑龍江三省巡撫，以徐世昌爲總督，奏陞張馮二人前後兩路巡防營統領，馮麟閣脾氣稍大，較爲喫虧。張作霖膚色清秀，心地靈活，頗得上司歡心，位居老馮之右，變爲督標的主角。

辛亥浪潮真假炸彈

宣統三年辛亥，趙爾巽回任東三省總督，張作霖大喜，走迎數十里外，趙和他握手慰勞，問他受撫這些年了作何感想，張答：「在公而言，是保民衛國，在私言，祇想靠大元帥的福，求升官發財。」趙嘉他出言爽直，拍着他肩膀，着實的勉勵他幾句，叫他將部隊駐在奉天，成了趙爾

巽趙次帥的親信人物。

趙這次回任東省，很想大大整作一番，並延用日本士官出身的蔣百里（方震）、張紹曾、藍天蔚等，訓練新軍。吳祿卿（祿貞）那時也在東省辦理邊防營務，這些人都是士官同學。吳祿卿藍天蔚原是同鄉，與甘鎮統制二庵（宦）有湖北三傑之稱（藍是協統），一時人才濟濟，其中吳藍是同盟會會員，其餘也是新派分子。

吳祿卿出任第六鎮，駐石家莊，張紹曾繼陳宦之後統制甘鎮，調駐瀋州，參加秋操。奉天諮議局長吳運伯（景濤）和藍策畫東省革命，聯絡新軍第二十九標統領伍禎祥等，相機起事。

武昌起義，藍天蔚認爲時機到了，在滬與張紹曾於九月初八日發電促請清廷實行立憲，創除皇族特權，組織責任內閣，清廷王公們嚇得一身冷汗，怕廿鎮兵馬直搗幽燕，忙將京奉列車，調集北京，賞張紹曾兵部侍郎銜，授爲長江宣撫使，實行「調虎離山」計，另派吳祿貞到滬宣慰，吳氏到滬，發表了一篇煽動性的大演說，並和藍天蔚商量聯合計畫。

清廷冷不防有此一着，又施「釜底抽薪」之計，任吳爲山西巡撫，暗地密電趙爾巽加意防備，免這努兒哈赤的「發祥之地」，給革命黨掀了去。張作霖部原是屬於甘鎮管轄，因「秋操」調駐錦州，防線自山海關一直至新民府。趙爾巽得電之後，倉皇無計，想來想去，只有張作霖這一枝兵馬可靠，遂急召張作霖率部入衛，作霖得令，星夜如歸趕至，新軍留在關內，舊軍又得勞了，奠定了張作霖飛騰達的基礎。

不久，吳祿貞在石家莊，給宗社黨魁良弼買通兇手殺害了，藍天蔚本以關東都督自命，及見張作霖閉入了奉天城，知道大勢已去，便避鋒轉往烟台去了。

順天應人的革命潮流，已是轟烈澎湃，到了無可遏止地步，吳景濂為首的諮議局，於九月廿二日，召開大會，請趙爾巽出席，議設奉天國民保安會，硬舉趙為會長，並宣佈脫離清廷獨立。趙是漢軍旗人，頭腦固執，更兼他老弟爾豐，在四川給民軍殺了頭，提到革命獨立，魂魄嚇落了一半，況且「造反」的玩意，又豈能掉以輕心？而一時又沒有做忠臣的決心和勇氣。

當眾議員們談論滔滔，一直催他在草擬好的獨立宣言上簽字時，他手發抖嘴吧也顫動了起來，喃喃的說：「你們要搞自治還可商量，獨立怎麼可以？你們另推會長吧」。正在極端尷尬無法下台之際，張作霖突然由議場後閃出，站到趙的身旁，像鴻門宴裏的樊噲般，眼眦盡張，手提一包圓圓的東西，厲聲對眾人道：「老師的意見，你們必須贊成通過，快快舉起手來，否則，俺張某就要與你們同歸於盡，你們到底要不要命？」說完這幾句話，兩隻眼瞪得如銅鈴般，滿臉煞氣注視着各議員，右手那包東西作出將要投擲狀，口裏喊：「快！快！慢點就大家都一起完蛋啦」。

那些議員見老張這兇狀態，手中的包裹，猜着應是炸彈，就不容考慮，都悄悄舉起手來，總算免了獨立的電文，但黃龍旗降下，換上黃色旗，雖沒有流血，在清廷東省老家也革命了，而東北人民心理上這也是革了命了。

趙爾巽有張作霖保鏢，勉強就了會長，因此甚為器重張作霖，伏下以後結成兒女親家的因素。原來，張作霖手裏的圓包並非炸彈，只是就趙的跟從手裏拿來的小茶壺，用手帕包起，自己裝着拼命的盛怒姿態，解了趙爾巽的窘境，這是張作霖的一種急智，也是東北革命時的一件趣談。

東北王羽毛漸豐滿

自此以後，趙爾巽遇事便和張作霖商量，不久，利用吳大頭和張洊、柳大年之間的衝突，縱橫掉圖，大施分化，逐走吳大頭也是張作霖來執行。故在民國初年，張作霖已被任第二十七師師長，（馮麟閣編為第二十八師），東北全省已在其掌握之中。

民元二年之間，張錫鑾調奉督，張作霖等諸人，初對上司頗為恭順，後張作霖羽毛已豐，態度漸變，對張錫鑾意見亦多格格，後因移防問題，發生裂痕。

宋教仁被刺案和大借款問題發生，袁世凱授意北方將領，發出會銜通電，痛責議會對借款問題之「不顧大體，無理取鬧」，第一砲是叫張作霖放的，作霖以一師長竟加入北方各督大同盟，故意供衷利用，致電於袁，略云：「大總統注意南方，皆霖坐鎮之力」，一派叛將面目。

四年秋，袁破格召見，他遲疑了幾天，到京找了雷震春引見，袁當張作霖是沒開竅的山澤之雄，賞賚甚多，他恭謹領受，袁大樂，這時他剛是四十二歲。

張錫鑾、段芝貴互調之後，段芝貴有大恩於

張作霖，張未便抗拒，意常快快，不久帝制醞釀，張作霖封二等子爵，照那時安排，一個中將師長，僅能授輕車都尉，子爵已是破例，但他以王占元封侯，實請病假，段芝貴到他家裏看他，却被擋駕不見，許以緩遠都統不就。

他偵知段芝貴虧空公帑，當洪憲皇帝夢破滅前夕，叫袁金鎧籌設奉天保安會，實為變相獨立。段一走，張作霖達到目的，獲任武字號將軍，管理奉天軍務，馮麟閣祇落個幫辦地位。黎元洪段祺瑞之爭，繼而張勳復辟，馮麟閣落魄，作霖趁機吃掉二十八師，以孫烈臣繼任師長，另編廿九師以吳俊陞為師長，武力擴至三師，不久，陰助許蘭洲，驅走朱慶瀾，拒舉桂芳，併了吉黑，三省統歸掌握。

此後步步高陞，由督軍而巡閱使，而蒙疆總略使，而鎮威軍總司令，而安國軍大元帥。北方戰事與政局，都有他一份，發言權之高，無出其右，恣睢跋扈，亦無出其右，頗有「東北王」之目。

東北王張作霖統治了東北十餘年，威權日張，對於地方，確有其不可掩沒的功績。東北三省日俄戰役之後，獸蹄鹿爪踐踏蹂躪之下，民不聊生，盜賊蟻起，清季歷任總督，力圖恢復元氣，迄無實效。自從張作霖主政以後，經他逐年整頓，社會秩序，日漸安定，地方繁榮，日趨顯著，東北人口增至二千萬以上，許多是由關內移去的，東北人景氣熙熙，過的是太平日子。

張作霖的幾點長處

你說張作霖他懂政治嗎？不懂！說他長於軍事嗎？也不是；再說他會辦外交嗎？更不會。然

而內則整軍經武，創辦新軍，建設大規模兵工廠，修築鐵路，興辦實業，吏治財政，均能井井有條不紊。而於應付有意升堂入室的強鄰，也無重大錯誤，能做到不屈不撓，不吐不如，他的識量才略，確有可取，其長處在於能虛心下氣，用人不疑。

他對軍澤舊侶，始終團結，絕無內閥。這且不說，惟一的長處，絕不以無知為有知，自己明白對於內政外交，以及軍事設施，瞭解無多，一聽幕僚主持，從不胡亂作主。他手下重要的輔佐人物，如楊宇霆、鄭謙等人，雖不是過人之才，因張作霖信任之專，他們也悉心擘畫，毫不自私地貢獻出他們的能力。

楊宇霆是留學日本士官出身，吸引了姜殿選等一般人，號稱新派人物，而舊派竟因老張信任之專，對這「小諸葛」的指揮也異常服貼；那鄭謙原是南京人，流落關外，在吉林省府充任一名書記。有一次，楊宇霆到吉公幹，省府大小職員都已下班，鄭謙尚留在辦公廳辦公，楊對他略談數語，認為勇於負責，力荐於鮑貴卿，擢為秘書。以後，並向張作霖推荐任為秘書長、省長。舉此為例，可見張作霖在軍閥諸人中，確有其不平凡處。

北洋分裂問鼎中原

自袁世凱死後，北洋軍閥分崩離析，雜牌軍不算，即號稱小站系，亦分了皖直兩派，互相牽掣，互相抵牾，以致兵戎相尋，迄無寧歲。無聊政客又從而肆其縱橫捭闔的手段，使政局日益陷於飄搖不定；甚至不惜藉着國際方面的影響，製造政爭，述之尚有餘痛。

張作霖最初介入軍頭鬥爭之局，如以為他不足以統治東北三省為滿足，必欲問鼎中原，尚非持平之論。及至食糧知味，乃引起他的饕餮胃口，那也就算是人之恆性了。黎元洪繼任總統後，以段祺瑞為總理，那時候時局尚較安定，國人方冀政府有所作為。不料府院之間為權限問題起了衝突，政客構煽，波瀾遂起。

對德參戰問題發生，黎元洪欲徵瑞意見又相左，僵持不下。黎元洪下令將段祺瑞免職，督軍團為段祺瑞助陣，倪嗣冲首先通電宣佈脫離，奉張也因徐樹錚的推動，發電響應，是為介入北府政爭之始。

復辟醜劇因段祺瑞馬廠誓師而告烟消火滅，造成黎(元洪)去馮(國璋)繼，段祺瑞再上台，實行對德奧宣戰，設立參戰督辦處，對日「西原借款」，成立「中日軍事協定」，即成立所謂邊防軍，徐樹錚除想為段祺瑞造成新武力外，並想利用關外這枝武力，以壯聲勢。直系軍人對皖系早有介蒂，對安福派交通系尤為憎惡；馮華甫、段芝泉兩雄亦不並立，直皖陣線更深，皖系之內有新雲鵬、徐樹錚的暗鬥。小徐(徐樹錚)在馮華甫反對對南用兵時，曾慫恿奉張作霖帶兵入關，對馮華甫壓迫。不意却造成了張作霖的舉足輕重的地位，進而演成直奉合作倒皖的動機。民國七年，徐世昌被捧上台任總統之後，召集實力派到京會議，奉張亦應召而來，他本性沉鷄，居然扮成「兩面光」之一角，美其名曰「中立」，進而以「調人」自居，他向段芝泉提出調停辦法，並拍胸脯担保親遼曹錕來京，經他這一唱做俱

工的表演，滿天雲霧幾乎化為烏有。不料剛復自負的段祺瑞，討厭那出身測量而又高唱和平擅自撤防的吳佩孚，自徐世昌總統下令擬吳佩孚勦職，張作霖一切努力都成了白費，乃向徐世昌段祺瑞拿躡辭行，段祺瑞在氣頭上也悻悻然的說：「你走好了，莫管我的事」。

張作霖抹了一鼻子灰，遂決心做鵝蚌相爭的漁人了，張作霖出關之後，七月十三日派當年開豆腐店的頭領張景惠做關內軍司令，自己也於十六日到了天津，相機行動。到了直皖兩軍兵戎相見，皖系的定國軍西線出辦子(同豐)被活捉，東線的小徐(徐樹錚)化裝逃遁，張景惠在津發動，以梭標隊二百名，夜襲楊村，拔刀相助，造成直軍大捷，幫了曹錕一個大忙，但曹錕還莫名其妙，一切功勞都記在吳佩孚身上，而張作霖未把吳佩孚放在眼裏。吳佩孚左一個建議，右一個主張，他在恆記德軍衣莊裏，連連搖頭，說吳佩孚胡鬧。他心目中，吳佩孚是曹錕的部下，不得單獨有所主張，所以常說：「吳佩孚算什麼？區區一師長耳。」(待續)

關山煙塵記

喬家才 著定價160元

全書三十五萬言定價160元請寫明收書人地址姓名，附郵票壹佰陸拾元寄中外雜誌社，立即按址寄書(平郵免收寄費掛號加陸元)